

# 鍼灸述要

葉勁秋述

## 前言

解放後，我國醫界平添了一個新刺激，就是古老式的一門針灸療法，頓然間增高了聲價，興起了不少趣味，即使平時向不注意它的，也常常掛在他們的齒頰上了。

予在初學醫時，便感覺尤靠湯藥為唯一治療的方法，未免不夠。我國所固有的各種民間習知習用的簡易療法，如 針灸，推拿，火罐，刮痧等等，必須加以研究和倡導，才能濟事而合理。然而一班主張保存「國粹」的大人先生們，却從未注意和提倡，更談不到研究和實踐了。

· 1 ·

解放軍於積年戰鬥中，當藥品困乏時，嘗利用針灸方法來和疾病作抗爭，確實收到可靠的成效。這不能不歸功於魯之俊醫師和未璉醫師。當在解放戰爭中，部隊躍進中原時，因為當時的條件很不够，藥品不多，為著進軍，就是發下許多藥品來，也不便攜帶帶走，就在野

戰縱隊中普遍地開始學習針灸。初時的講義用講稿，繼而用曲印，用石印，用鉛印。自從學習針灸之後，便在困難中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。先時部隊中常常叫喚要藥，各縱隊在施行期中，便不聽見叫喚要藥了。

朱連醫師嘗謂昔在延安時，常因藥材不夠，復多時行病，乃與魯醫師向當地任姓老醫學習針灸，當時很遭到多人的譏笑，如好閒啊，太無聊啊之類的冷言冷語，但皆不為所動，繼續學習。稍有成就，便出為士兵與民衆實地施治。所謂有效，即是症狀的減退，至於檢查血液，則瘡原蟲還是依然存在。但病狀減退則不能謂為無效。

現在有許多的無知病家，聽聞針灸有奇蹟，便不問如何病症，相率趨向於針灸家之門，乞針施治，針家亦不究其所以然，更不知病症的分際，不求診斷的確實，以為政府正在提倡，確認針灸有功效，莫不侈談樂道，感到無限的欣幸。此種偏向心理，不但於針灸無絲毫裨益，反而予針灸學術以莫大的諷刺。譬如說針灸可以止痛，則非凡痛皆能制止，蓋痛的原因，並不盡同，治病不求其本，流弊亦復不淺。有人謂中醫不能認識自己，不能解釋自己，必須跟從人家才能認識自己，解釋自己，這話自當加以考慮。因為中醫在科學立場方面較差，

所以要從科學基礎上來堅固自己。捨此並沒有其他捷徑。因為缺乏解剖生理，神經組織，就推想不出穴道與身體的關係，不明病理診斷，就無從獲知病症的真際。所以還須科學化。

中醫科學化已是無可置議的決策，其將如何化法呢？也非片言隻字所能解決的問題。本篇所述的內容，其對象還是偏重於中醫界之有志於針灸者作為初步參考的資料。入手研究者，無不急欲知道如何取穴，穴位的準確性，以及如何取效，就是如何病症，應取何穴。於此正擬另編單本，在整理中。至其取效之所以然，則決非淺陋如余所敢述說，是在於科學家之有深切研究者。本編承蒙周宗琦教授點正二字，並此致謝。劉永純博士已作古人，不勝感傷。

### 針灸的價值與研究的法則

我們中國是偉大的，有久長的歷史，有卓越的文化。我國醫療中的一門學術——針灸，最是具備著民族形式，大衆方向，科學內容的三個條件。因為它是世界醫療方法中最先發明的一門學術，是我國所獨有的。因為它具有一定的療效，歷史的久長，所以全國人民對它頗有好感。早經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，斐聲播於海外。因為它應用範圍廣泛，實用手續不因

難，取效不用藥物的緣故。如其研究它真正療效的所以然之故，那末對於生理學，病理學，內分泌學，細菌學，電療學等都有有一定的關係，更其與巴甫洛夫高級神經學說最多契合之機。在前我國早把它獨立成爲一門專科，事實上先前內科名家如龐安常李東垣等都兼擅著此。所以這門學問，最值得研究，因爲它是一門最高深而合理而有療效的學術。因爲它的療效的原理，是不很容易充分了解的，雖經日本法國蘇聯以及我國科學家們的研究，今猶未曾得出具體的結論。目前中醫學者正在進修，以充實科學的基本知識，故對此想要作進一步的研究，尙須有待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任何一樁事情，總有個來龍去脈，如其不明了過去，如何可以認識現在，更其談不到發展將來。我們在今日，從事研究古代醫術的學問，不得不將古昔的陳書遺籍，重作一番根本上的探討。在針灸學新理論尙未建立之前，則所有歷史上的陳言腐語，也該逐一爲之估價，斷斷不可以棄置勿問。或有論之者也不該認他爲不合時宜的背科學者。針灸學的本身，在解放前後，並未曾有所出入損益，而它的聲價地位，則前後大不相同，便可證明。針灸乃整個中華醫術的一個重要部門，整個中華醫術，多數是唯心的迷信

的。今日不談中醫學便罷，談則不得不有所徵引，作爲討論的材料。惟溫古乃能知新，亦惟推陳方可以出新，歷史不能斬斷，新事物決不會破空飛來，必然有其根源因由，而舊有的一切事物，亦必適合於當時的境地。今日有所討論者，必不可昧於此理，如以今日的尺度來衡量往昔的東西，則亦有背唯物辨證的法則。

如欲整理，須用科學方法，第一須有科學頭腦與思想，第二須用科學工具來操作。今有不少吃科學的飯，做科學的事，而有頭腦極不科學的人。中醫汗牛充棟的書籍，實際資料的繁富，真是取用不盡，祇以瑕瑜並存，純雜互見。如其貿然譽揚，或是草草否定，皆非科學之道。古人朴質，但憑事實，惟限於環境，未能深入，因此不論藥治與針灸，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今日在科學時代，再也不容它含糊下去，必須求其所以然之故。欲知其所以然者，必須深入研討，今日中醫界尙力有未逮，初步工作的搜集資料，中醫界皆優爲之，亦且爲不可放棄的天職，不能逃避的義務。

現在的針灸家，經驗富，材料多，身體力行，浸潤於這個環境中，皆有數十年或數年的生活，現在正是加緊工作的時候了，不可偷懶的，並且這門工作是十分重要的。

那末，怎樣地來了作呢？我想——

第一 各地的針灸家，集合起來，組成學會。當然大都市大省區起了帶頭的作用，首先成立。

第二 多多集會，交換意見，報告成績，互為研計，製成記錄，發布專刊。

第三 各地針灸家，忠實地報告平日實事。譬如，那樣人、那樣情況下、那些部位、最容易發生暈針和滯針？暈針和滯針於初診多還是覆診多？如何處理？如何救治折針？有何遺害？

第四 針或灸，對於如何症狀，最沒有效力？與最有危險？如何的危險？

第五 針或灸，對於何種症狀最有效力？所謂症狀，係指頭痛、發熱、咳嗽、腹痛、便秘、之類而言。並非指瘡疾、霍亂、肝氣、濕熱、之類而言的。如經科學方法，確實可靠，有憑有據的證明，自當詳說。

第六 針或灸，是否單獨施行即生效？或與內服藥等療法同時並用而生效？取效的時間？有效時間的長短？技術的手法？針的長短粗細？灸時火力的強弱？

第七 假定揣測的評斷，並非絕對地不可申論，但須恰如其分。此外的其他種種研究，方法，亦當隨時提供意見。

## 中西醫當分工合作

在毛主席的新時代，那一個人不在提高不在進步，誰不想趕在時間的前面呢。在今日而猶不信從科學，那真自絕於人了。在中醫科學化的號召下，中醫是必須加強科學化的。以前中醫對於病之與症，確乎有些搞不大清楚，以症象爲病名，現才知道它太不科學了。另外又感覺到善於吸收新事物，也是我民族特性之一。針灸——這門舊事物，自經當局倡導之下，許多人對它感到特別興趣，無不想從這裏邊去鑽研，都在想搞些明堂出來，年來針灸學的新書，經已出版了好多種。它的舊材料，都儘量在設法揚棄掉，科學的新材料，都儘量在設法搬運過來，充實自己的內容，改變舊有的面貌，這確是適應環境迎合時代的產品，又尊崇了中醫科學化的政策。而我則深深地感到不論中西醫學，都是自然科學毫無疑問的。針灸是古老的東西，必須要用新的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它發掘它，才能發出更其鮮艷的花朵來。不

過新的科學的方法，並不是正待科學化的中醫們所熟習，具有充分科學知識的西醫們發掘這門舊東西的任務，是推卸也推卸不掉的。可要知道這是陳舊的古老的，也自有其陳舊的資料與其古老的紀錄，作爲必要的參考。如其捨棄它，就是否定了以前一切可貴的經驗，也就無從下手研究它的工作，非但變了平地起樓台的創作，而且也違背了歷史唯物論的方法。這種舊材料是分散的，不集中的，新醫們自有其新任務，新任務是繁重的，似不宜分散其力量，耽誤其時間，全國人民，無不渴望其早日開花結果，光耀大地。中醫們對於舊東西是熟習的，搜集舊材料是勝任的，事先做好準備工作，便是整理工作亦是必要的，也不容許推卸掉責任，應該做的工作。衆擎易舉，獨木難支，分工合作，才能早觀厥成。

先前針灸學的遭蔑視，即是違背了歷史唯物論的錯誤觀點。解放前後，針灸學的地位和身價，何曾因它本質上有着變異？反動派竊國時，新醫院竟拒治針刺過的病人。早經否定過的十二經脈，現在則又保留了。所以新舊的分際，並非機械式的科學家們所能分辨得清楚的。不過如何運用舊材料，也須用科學方法來處理，科學眼光來批判。什麼取捨，審查安排舊有材料，那便是重要的關頭了。



針灸於治療方面，曾見幾許作品，以病名爲綱，完全採用了科學材料，直接抄些病名、原因、症狀，下面便配以某穴某穴爲主治。這是沒有根據的，因爲病名與穴道二者之間的配搭湊合，沒有交代清楚，如何知道某病針某穴爲有效呢？憑空想來是不作興的。舊材料中只有某種症象針某穴，即使舊記錄是病名，那末，是否所記的病名恰正是現在的這一個病名呢？如其根據時人的經驗例子，那很可以，是合於科學法則的。否則僅憑作者的主觀意志，每種病名下安置著幾個穴名，這是極不妥當的事。假使當時手民誤植，校對失檢，那末誰能勘正，抑將如何勘正它呢？就是編書者的自己，亦不能證明其是非。這種欠科學的方法，理宜提出來討論。有關於歷史性質的研究，總免不了帶些考證，絕不是創造性的工作。

### 傳說不可盡信

惟其它在我國醫學史上最久，民衆信仰的基礎最深，所以對它的傳說故事最多，因此對它的認識不夠清楚，未免穿鑿附會，言過其實。不論正史野史，都有記載關於針的故事。記載得最多的，要以因難產而致死亡的故事。有的說：有已死產婦，針科醫生卽在她的腹部下

一針，即時胎下，兒手留著針跡，說道是兒手捧著母心以致於死亡的；有的說：針醫在途中遇有界尸棺者，看到棺中有血水漏下，詢知產母因難產而致死亡，因令啓棺，隨手下針，母子俱活。「徐秋夫常夜聞有鬼呻吟聲甚凄苦。秋夫曰，汝是鬼，何所須？答曰：我姓斛名斯，家在東陽，患腰痛死，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，聞君善術，願相救濟。秋夫曰：汝是鬼而無形，云何措治？鬼曰：君但縛絮爲人，索孔穴針之。秋夫如其言，爲針腰四處，又針肩井三處，設祭而埋之。明日一人來謝曰，蒙君醫療，復爲設祭，病除饑解，感惠實深，忽然不見。當代稱其通靈。」（唐史）「馬荀仲自許與程約（孟博）齊名，約不然也。太守韓瑗嘗有疾，馬爲右脇針之，半入而針折，馬失色曰：非程孟博不可。約至，乃爲左脇下一針，須臾而折針出，疾亦即愈，由是優劣始定。」（婺源縣志）「滑壽遇一婦，孕，患腹痛呻吟，隔垣聞其聲曰：此蛇妖也。砭之產數蛇得不死。又一婦臨產而死，視之曰：此小兒手捉其心耳，砭之即甦，少頃兒下，大指有砭跡。」（紹興府志）「張存善針，有奴好逃亡，存宿行針，縮奴脚。欲使，則針解之。」（燉煌新錄）「石藏用治一大人，因承簷溜水洗手，覺爲物觸入指爪中，初若絲髮，至數日稍長如絲，伸縮不能如常。公診之曰：此爲龍藏也，方書

所不載，當以意出了。乃用螳螂塗指，庶不深入胸膈也，他日免震厄之患。後因迅雷，見火光遍身，士人怕懼，急以針穴，其指果見一物，自針穴躍出而愈。」（醫學入門）此種稀奇古怪的神話，既不合理，又不合情，是不可以信從的。現在有一個旁證，也可以證明盡信書不如無書，就是清朝乾隆年間天台史官齊召南，博學多聞，與北方的紀曉嵐齊名。嘗自圓明園歸，墮馬破腦，乾隆召蒙古醫以牛腦把他治愈。之後，就生平所讀書不復能記憶，有好多種書本都這樣記載著。然而齊召南告老後，在鄉間還做成一部「中外紀年通表」大著。諸如此類的掌故，各種書本上或多或少有難以可信的地方。

### 針灸學在過去不可能發展

古代中醫，甚為樸實，治病方法與夫藥效功能，皆從客觀事物中得來，有是病，即用是藥，並無玄虛空論爲之裝飾。乃自宋元以後，理學勃興，治學者全從心理上揣測，文筆上用功，思想方法爲之大變，儒家幾奪醫者之席。蓋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，醫學又爲爲人子者必修之課，於是人皆得而一說，各出主張，架空設想，遠離實際，極盡虛無縹緲玄之又玄之能

事，非如是，則不足以鳴高。尊醫藥爲形而上學，貶抑一切器質之實事，斥責其爲奇巧淫佚，足以惑世亂民。因此，論脈理論病理之書特多，而手術外科等學，鮮有涉獵，針灸等術之日就降格，浸至於墮入江湖走方理髮匠之手，乃爲必然之勢。

我國歷古以來，病症不分，混爲一談，雖二百年前徐靈胎氏曾詳明分析病症之不同，著文曉示，然而至國醫館時代，尙癡騷如舊，鹿豕不分，咳嗽病也，泄瀉亦病也，風寒暑濕已盡外感之病理，七情痰食，已盡內傷之病理，診斷捨望聞問切無餘事。畫犬馬難，圖鬼魅易，避實就虛，所以四診中之切脈，更爲方脈家所重視。治療方面，亦甚簡易，陽虛八味，陰虛六味，化痰二陳，利尿五苓，習爲口訣，搖筆卽來。此中醫之一般情況也。

內科不啻爲統治階級，是幹骨，是主流，針灸科乃其中之一枝一派，當然症亦病也，病亦病也，既無病原病理爲之基礎，則雖有診斷之學，亦無所用之，因此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亦是勢所必至。而從客觀事物中得來的實效，確是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因此亦習爲口訣：「肚腹三里求，腰背委中留，頭項尋列缺，面目合谷收。」針刺既若是其簡易，士大夫自必羞於染指，無意經營。湯劑之經口方法，又爲中醫的正統方法。身體髮膚，尙且

不敢毀傷，針灸療法，未免行險僥倖，則針灸學之日就荒蕪，乃爲不可挽救的厄運了。清代醫家魏之琇曰：「今人或但知針而不知灸，知灸而不知針，或惟用藥而不知針灸者，皆犯孫真人所戒也。今世所謂醫者，則但知有藥而已，針灸則未嘗過而問焉。人或告之，則曰是外科也，業貴精不貴雜也。否則曰，富貴之家，未嘗肯針灸也，皆自文其過耳。」

### 鍼和灸並不相同

今人對於針灸二者的方法，尙有些混淆不清，甚至於有人連「灸」「炙」二字要搞錯。

殊不知針是針，灸是灸，兩者是截然不相同的，所同者不過是穴位。針法的工具只是一枚細針，刺進肌肉便了。所謂灸，那是不需要工具，不過一些材料而已，材料只是獨一無二的陳艾。艾須陳久，使力打爛成絨狀，故名爲艾絨，亦名熟艾，各藥舖都有出售，價亦甚廉。艾有易燃性，著火之後，不易熄滅，現在爲止，尙不知道有它的代用品，所以灸必用艾，也就叫做艾灸。

艾灸就是用艾絨捻成細小如鼠屎如棗核般大小的粒狀，安置於所欲被灸的肌膚上，著火

燃燒，使潰爛成瘡，或僅僅使之灼痛而已。在前高僧的受戒，額上髮際二三行的白癬，即是由灸而成的癍痕，不過艾粒較一般爲大而已。

今人膏肓灸，或灸頭頂上的百會穴，亦是較大的顆粒，灸時痛楚亦甚，此皆謂能治百病虛損。有人以艾火著膚燃燒過痛，欲使輕減痛的程度，乃另用生薑片或蒜片，或搗棗肉如泥，貼膚襯墊於艾下，以使減痛，法亦甚良。所謂灸法，就是如此。有人以爲針尾加艾燃燒爲灸，或即名它爲針灸，那是不對的，應該叫它爲溫針或熱針。仍然是屬於針法而不是灸。近時各種書報的介紹，口頭的談論，雖然針灸同時並稱，而其內容則每詳針而略灸，或竟遺灸而不及，更無論於專門論灸的書籍，又未聞專家們從事於灸的實驗的報告。

灸法較針法更爲簡易，取穴更是大概的大概，更可以自療，不求人助，取效迅速而確實，竟有出人意料之外。尤其於千日瘡（俗名豎頭肉）大有手到病除之概。此外如瘰癧鶴膝風等等重大病症，亦有殊功。憶在抗戰時，我的姪子年約六七歲，高熱之後，突然神志不清，煩躁不堪，搖頭弄舌，撮口噓聲，迭經中西醫治療，病不爲減。乃於臍上加薑片施灸，不過四五次，症狀漸減，日以向愈，從未復發。這是最爲危重的一例。如此大好療法，相率

棄置勿用，豈非大可惜哉。

至於所以治病取效之理，日人原志免太郎曾科學實驗，很多成就，確能增加紅白血球與色素，有助於抗體。如欲更須瞭解得清楚，那末更須作深切的研究，才會產生更多科學的理論，現在還未到達十分理解的時候哩。

靈樞官能篇云：「針所不爲，灸之所宜。」又云：「語徐而安靜，手巧而審諦者，可使行針艾。」薛氏醫按云：「古者針則不灸，灸則不針，未有針而加灸者，此後人俗法也。此法行於山野貧賤之人，經絡受風寒致病者或有效，只是溫經通氣而已，於血於痰無預也。」「近有欲爲溫針者，乃楚人法，其法針於穴，以香白芷作圓餅，套針上，以艾針溫之，多取效。」扁鵲心書大病宜灸云：「仲景毀灸法云，火氣雖微，內攻有力，焦骨傷筋，血難復也。余觀亘古迄今，何嘗有灸傷筋骨而死者，彼不知灸法之妙故爾。孫思邈早年亦毀灸法，逮晚年方信，乃曰火灸大有奇功。」自湯液之法盛行，灸法不爲世重，以致多數病症，坐視無救。昔在唐代，凡人居家及遠行，隨身常有熟艾備急，凡人自覺十日以上健康，即須艾灸三數穴，其重視灸法如此。

## 針灸不拘時令

裴兆期云：「針灸諸病，從未有以時令拘也，而世俗則專泥於伏暑之月，不思病之感也，有淺有深，其治療也，有緩有急，豈可概至伏暑之月而後針且灸耶。考諸素問靈樞，以及月令禁忌等書，並不見有伏暑始宜針灸之說，不知世俗何所據而云然。」余知素問通評虛實論，僅有：「冬則閉塞，閉塞者，用藥而少針石也」之句。或即由此而來，未可知也。寒冷時重裘暖襖，確有不便利之處，夏月衣單，針灸易施。惟迷於俗說，不求理解，人皆以爲暑月用針，於體有益，亦如冬令之服膏滋，因有伏針之名，此則大誤。

## 灸瘡

灼艾燃膚，膚被艾灼，或不免於腐潰成瘡。但有不成瘡者，古人誤認不發瘡爲無效，爲惡象。金鑑云：「凡灸諸病，應發不發，是其氣血大虧，不必復灸，卽灸，多不能愈。過七天之後，艾疤發時，膿水稠多，其病易愈，以其氣血充暢，經絡流通也。發後貼膏藥者，防



其六淫外襲也。如灸瘡黑痛，膿水污穢，乃艾火毒盛，必用薄荷黃連葱皮芫荽煎湯洗之自愈也。」有此誤認，乃灸後必使發瘡，使食雞、葷、筍等以發之。甲乙經載有以鞋底熨灸處，務使其必發，今乃知其不然，當以不發瘡爲妙，但發亦無妨。如腫痛，搗伏龍肝（卽灶心土）爲末，以水和養令熱潰之。（千金肘後深師集驗皆載此法）如膿不差，用白蜜烏賊骨，兩味調稠塗之。（千金肘後皆載此法）生肌止痛，用羊髓一斤，煎薤白當歸各二兩、白芷一兩，以白芷色黃爲度，去渣，敷瘡，一日二易之。（千金肘後文仲集驗皆載此法）

昔時中醫外科，每揭留任何瘡瘍的膿污膏藥，滿粘牆壁，習爲風氣，人皆不知其故，或以爲商標，或以爲業務不落漠的表示。沐猴而冠，依樣葫蘆，不久前鄉僻村集間猶可見之。殊不知此乃古時灸家遺法。每發灸瘡，則貼膏藥，凡害灸瘡人的第一張膿污膏藥須粘牆壁之上，留待膿淨生肌時，卽揭取牆壁上的第一張膿污膏藥，重貼該患者的灸瘡上，以待收口。蓋灸瘡爲無菌性潰瘍，雖膿污無妨。此或別有深意而有妙用，但非經科學方法的研究，我不敢武斷其得失。